

读书
达人

几十年从事戏剧、小说、诗歌创作；独立或合作完成了数十部戏剧、电视剧、情景剧剧本创作，并搬上舞台和荧屏；戏剧作品曾在梅兰芳大剧院、中国评剧院演出；创作的京剧《焦裕禄》多次在央视等媒体播放；合作完成的大型现代戏《支声张玉刚》获山东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中国戏剧文学学会“全国戏剧文化奖”编剧金奖。

商忠瑞：半生戏缘因书结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62岁的商忠瑞很健谈，特别是说起与戏曲剧本的缘分，就像打开了“话匣子”。

二十几岁全国获大奖

他说喜欢上读书，是让人“带出来的”。

商忠瑞出生在沧县杜林回族乡冯官庄村，父亲喜欢戏，有时在家里唱一段。虽然在农村，但父母很重视子女的教育，多苦多累也要供他们上学。商忠瑞小时候，哥哥们读书也爱买书，受家庭氛围影响，他从小就能够读到周围人很难读到的书。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，劳动之余就是与书作伴。

上世纪80年代前后，他的土炕上铺的全是书，其中像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长城》这些很前卫的文学期刊，当时农村青年很难见到。还有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《西厢记》《窦娥冤》等中外戏剧名著，他都能读到。

他说喜欢上文学创作，是让老师“宠出来的”。

上小学五年级时，老师就把他写的几篇“堵题作文”当范文，让同学们抄下来背，还送他一个小笔记本，教他如何写笔记，鼓励他说：“将来一定当作家。”

就从那时起，商忠瑞心里便播下了一颗“作家梦”的种子。他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毕业前，语文老师把他叫到家里，进行了一次深谈。老师说：“你回到村里能当兵就当兵，到了部队你的写作好发展。即便在农村也要坚持读书、写作，你将来要成为一个作家。”

当时他对自己的未来十分迷茫、惶恐，老师的鼓励无异于暗夜中点亮了一盏灯。无论劳动多么繁重，他怀里总是揣着一本书，休息时就躲到一边读。单调乏味的劳动中不便读大部头，就背古诗。那时候的商忠瑞要是一觉睡到天亮就会懊恼不已，后来想了个办法，睡觉时把两腿垂在炕沿下，半夜一翻身就醒了，再起来读书。

而后来走上戏剧创作，却是被“逼出来的”。

商忠瑞从小喜欢唱唱跳跳，在初中演节目的时候，根本找不到现成的节目，他就自己编快板儿、编小舞台剧，后来又自编自演相声、歌舞之类。

他在师范教学的时候，哥哥正在西北大学读中文，哥哥想把小说《老井》改编为戏剧。由于学业十分紧张，写出一稿没几天就交了，就把稿子寄给商忠瑞来改。

那时候商忠瑞20多岁，没写过剧本，好在之前读过这部小说，并且感触很深。他就硬着头皮没黑没白地改，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第二稿。



剧本内容增加了许多，唱词、对白也有了细化。后来哥哥请专家研讨，最终由山西临汾蒲剧院搬上舞台，演出反响很大。就是这部剧，在全国戏曲大赛中荣获7项大奖，其中6项第一、一项第二，男女主演双双获得“梅花奖”。

“逃兵”重拾作家梦

商忠瑞曾从教，后改行做文史采编工作，经常跑到各处查资料、采访，还要征稿、改稿、编辑、校版、出书，担子很重，非全身心投入不可。

那段时间，他在国家和省里发了一些文史作品，有的被选入《河北文史精粹》。再后来做文秘，写公文、新闻和经济论文，戏剧创作就彻底放下了。他说，忙是一个原因，其实内心甘愿当一名“逃兵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出现文学热，但到了90年代中期，文学阅读群、戏剧观众群就越来越少了。辛辛苦苦写东西发表了，没人看不说，稿酬也十分微薄。专业剧团一般都有自己的编剧，还有一些地方剧团解散了，写出剧本没人要。再有，真想写个大作品，生活积累、写作功力也不够，有些力不从心。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当作家的料。

那段时间，他内心极力抗拒与文学有关的一切。可是，又像离家出走的孩子，愤然离家却还时时惦记着“家”。他连一本文学书都不敢买、不

敢读，害怕一读就放不下，太耽误“正事儿”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，年近天命的商忠瑞突然把所有的“正事儿”都看淡了，一门心思重拾“作家梦”，以致于寝食难安。

创作是一条苦旅，孤独、辛苦。虽然是“自找的”，但会在苦涩中嚼出甜的滋味来。

重拾创作的开始几年，商忠瑞如饥似渴地读书、写作，每天十几个小时、甚至十七八个小时都在看书写作。这段时期，他的创作能力得到迅速提升。至今他还保持着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，始终对每一次创作、每一个作品都不敢应付，总是挖空心思，大有不把自己榨干就不定稿的劲头。

脑子里装着舞台

他对于戏曲剧本的痴迷，体现在创作的每一个细节中。在长期的创作中，商忠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方法。

面对题材，他深入分析资料，尊重已有的资料，却不被已有资料限制和框定，敢于大胆突破创新，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。

在创作构思上，他力求精益求精，追求艺术的生命力。商忠瑞说，写剧本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、心血、情感，有哭有笑也是常有的。

戏剧创作除了常规内容，一项非

常重要的内容是唱词，它不仅符合特定场景、人物关系、内心冲突，还要考虑板式和唱腔的要求。好的剧本唱词一定要好，这是对戏剧创作的一个考验。有时为了写好一段或者一句唱词，他绞尽脑汁、反复斟酌。

2015年，他接手京剧《焦裕禄》的创作。因焦裕禄这一形象已有不少影视作品进行刻画，如何才能写出一个不一样的焦裕禄？成了他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。

最后找到了一个突破点，就是在走访焦裕禄家乡时，焦裕禄母亲让他感怀万千。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，当焦裕禄得知自己得了重症后，从河南回家探望母亲，这是母子相见最后一面。母亲已经猜出儿子可能得了绝症，但母子谁都不点破。临别时，他给母亲磕了3个头。

“拜别”这场戏，不管从情节、对白，还是唱词，落笔的时候，他一次次泪流满面，毛巾都不知湿了多少次。

感动自己，感染他人，用手中之笔，传承戏曲艺术，坚定文化自信，这是商忠瑞多年执着的初心。这些年，他单独或合作完成了20余部戏剧作品，均被搬上舞台，有的还获国家和省级大奖。

他还在《剧本（月刊）》《中国戏曲》等刊物发表了多部戏剧作品和戏剧评论；戏剧电视剧剧本《一代宗师王邦直》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；多篇诗歌作品被《诗刊》等采用，长篇小说《大地癫狂》受到众多读者的好评。

与书香为伴

战芳

“读书可以让人变得纯净浪漫，理智豁达。”细细品味，这话极富人生哲理。我有读书阅报做笔记的习惯，在书中遨游，深感一本好书、一篇好文会让人激动不已，久久难忘。犹如亲历的过往，总能引起共鸣与畅想。

在朋友眼里，我算是一个书痴，但说句实话，此生幸得与书相伴。成长的几十年中，我平均每年要读上百本书。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，读书不能单一化，很多非传世的作品同样精彩。所以我读得很杂，哪怕一张广告纸，也要研究半天，看看其中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。

阅读和做笔记分不开。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做摘记，这是一种知识积累，我的词汇量就是这样积累得到的。我曾经仔细翻阅了各种版本的中文字典，里面的词汇都是有根有据的，可以大胆取用，不会产生自我造词的嫌疑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记录了七八本笔记，上万的词汇量，内容异彩纷呈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读过的书，要多次像讲故事一样地讲给别人听，而且要加上自己的评论和理解，所以我的文科成绩很好。尤其是写作文，总能在很短时间里写出生动的文章。

因为同班同学宋红庆家里有很多课外读物，我就主动和她交朋友，借串门的机会去借书。她家有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《古今传奇》等，最吸引我的是《中外名著连环画》，我一次借两三本，着了魔似的读了个遍。那是我接触名著的初级阶段，因为连环画图文并茂，既好看又好懂，故事情节全能记住，因此我有点骄傲自大，于是滔滔不绝地在同学面前大讲特讲一通，同学们听得入迷，说我是故事大王，我便更加得意的一个劲儿。

2015年，他接手京剧《焦裕禄》的创作。因焦裕禄这一形象已有不少影视作品进行刻画，如何才能写出一个不一样的焦裕禄？成了他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。

最后找到了一个突破点，就是在走访焦裕禄家乡时，焦裕禄母亲让他感怀万千。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，当焦裕禄得知自己得了重症后，从河南回家探望母亲，这是母子相见最后一面。母亲已经猜出儿子可能得了绝症，但母子谁都不点破。临别时，他给母亲磕了3个头。

“拜别”这场戏，不管从情节、对白，还是唱词，落笔的时候，他一次次泪流满面，毛巾都不知湿了多少次。

感动自己，感染他人，用手中之笔，传承戏曲艺术，坚定文化自信，这是商忠瑞多年执着的初心。这些年，他单独或合作完成了20余部戏剧作品，均被搬上舞台，有的还获国家和省级大奖。

他还在《剧本（月刊）》《中国戏曲》等刊物发表了多部戏剧作品和戏剧评论；戏剧电视剧剧本《一代宗师王邦直》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；多篇诗歌作品被《诗刊》等采用，长篇小说《大地癫狂》受到众多读者的好评。

秋天，无疑是美的，湛蓝的天空，轻轻的云朵，高大的梧桐树。一把阳光雀跃着跳进来，洒在书架上，漾开了一片金黄。不自觉地捧起一本厚厚的书来，静静翻开扉页，尽情欣赏着书中丰富的内容，试图收获饱满而纯粹的知识。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雅致而深远的品位。彼时秋风习习，玉露生凉，空气清新甘冽。桌上渐黄的文竹，凝着一丝恰好的翠绿，在袅袅氤氲的檀香中，编织成朦胧的意境。眸光闪过处，是林清玄的《思想的天鹅》，愿我们的思想都能像天鹅一样，顺着一定的轨迹，越过高山大河，到达南方的温暖之地。既能安于环境，又不致过分执着……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沉静而安谧的领悟。院内鸟静，檐下鸟喧，抱膝独坐，赏日影游移，听叶落无声，读《城南旧事》，读一个小女孩的心思，读那一抹淡淡的忧愁，读那一抹沉沉的相思，便会很自然地回想起童年和往事。秋日尚好，来日方长。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诗意而优美的遐想。远处回荡着悠扬的箫声。箫声里，透着一半的菊花香，清婉而缠绵。绕着指尖，轻灵划动那一本心爱的《泰戈尔诗选》。“我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，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……”这样的诗，这样的光阴，让人沉醉着，情深不语。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情真而

我很惊讶他们是怎么知道错误的，父母说：“你看过这本书，我们是既看过书，也看过电影啊！你这样胡诌一通，岂不让人笑话？”我闹了个大红脸，从此，学会了反复阅读，强背强记，不再胡编。

阅读是好习惯，反复读更是好习惯。它像过滤器一样，让人从无知到博学，从肤浅到深化，是一种心灵的涤荡和升华，是不断积累的过程。阅读是一种求知的渴望，也是一种学习习惯。反反复复读的文章必有精彩之处。反复读不仅能加深记忆，那种真切感悟的积淀和沉迷其中的快乐，是难以形容的。

我既然与书有缘，就必须学会读书，像学习数理化一样，要“得法”。读书要与思考相结合，不能一目十行就算了事，而要细嚼慢咽，把所学的内容消化吸收，转化成内心的能量。

读书要多元化，不能任由自己的偏好去读，有时要刻意培养广泛阅读的习惯，不能只把读书当成消遣，要让书成为成长的阶梯，让阅读成为工具，为己所用。

我们要克服阅读的惰性，与书一起行走，一起感悟，一起叩问。要把读书与写作相结合，无论是一个总结、一篇日记，还是一次发言，让自己学到的知识尽可能地发挥最大作用。阅读的效能会让人格魅力大幅度提升，一次聚会、一场交谈、一次笔会，谈资的优劣取决于阅读量的多少。一个出口成章、妙笔生花的人最终能得到领导的赏识，读书则是为为人之步步登高的奠基石。

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，用阅读来填写生命的乐章，人生苦短，知识无限，唯阅读能让文化传承下去。从阅读到知晓，从知晓到记住，再用自己思考消化过的理念写出来、说出来，我想，这就是感悟读书、品读人生的道理吧！

读书在秋天

江利彬

秋天，无疑是美的，湛蓝的天空，轻轻的云朵，高大的梧桐树。一把阳光雀跃着跳进来，洒在书架上，漾开了一片金黄。不自觉地捧起一本厚厚的书来，静静翻开扉页，尽情欣赏着书中丰富的内容，试图收获饱满而纯粹的知识。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雅致而深远的品位。彼时秋风习习，玉露生凉，空气清新甘冽。桌上渐黄的文竹，凝着一丝恰好的翠绿，在袅袅氤氲的檀香中，编织成朦胧的意境。眸光闪过处，是林清玄的《思想的天鹅》，愿我们的思想都能像天鹅一样，顺着一定的轨迹，越过高山大河，到达南方的温暖之地。既能安于环境，又不致过分执着……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沉静而安谧的领悟。院内鸟静，檐下鸟喧，抱膝独坐，赏日影游移，听叶落无声，读《城南旧事》，读一个小女孩的心思，读那一抹淡淡的忧愁，读那一抹沉沉的相思，便会很自然地回想起童年和往事。秋日尚好，来日方长。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诗意而优美的遐想。远处回荡着悠扬的箫声。箫声里，透着一半的菊花香，清婉而缠绵。绕着指尖，轻灵划动那一本心爱的《泰戈尔诗选》。“我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，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……”这样的诗，这样的光阴，让人沉醉着，情深不语。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情真而

意切的感慨。雨，在一袭清瘦中，拉长了迷离的身影，悸动着潮湿的水汽，在大地上恣意舞动。听雨，在阁楼，披件青衣，掌心握一本温热的《红楼梦》，注视着眼前雨帘，幻想着书中场景。一幕幕，映入眼帘中，开成一枚待放的花朵。耳畔，仿佛也响起了黛玉的叹息：“谁家秋院无风人？何处秋窗无雨声？罗衾不奈秋风力，残漏声催秋雨急……”玲珑剔透的心思、细腻柔美的文笔，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情节中去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物性格特征，如解谜一般柳暗花明。

读书在秋天，是一种悠闲而舒适的享受。泡一壶滚烫的茶，在月光下酿成七分眷恋，于心中染上三分清朗，那么深，又那么浅，是星星在阑珊灯火里相顾的模样。此刻，我静坐窗前，手捧金庸先生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徜徉在字里行间，心旷神怡。看着洪七公接过黄蓉做的叫花鸡，风卷残云吃得干干净净，心下想着：这鸡该有多美味，它一定是枣红明亮，且芳香扑鼻。想着，咽了咽口水，又看到了“玉笛谁家听落梅”和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这两道美食。光听着都觉得饿，馋人得很，我们也该学学江湖儿女们，多几分潇洒，忘却尘俗烦恼，率性而为，适时享受，不辜负美好的时光。

读书在秋天，与书香为伴，让心里填满阳光，让灵魂得以升华，让心灵变得充盈……

乡土诗人捐赠千余册图书

本报讯（记者张梓欣 通讯员韩敏）日前，青县乡土诗人韩中清向沧州图书馆捐赠个人收藏图书典籍、手稿千余册。工作人员向韩中清颁发了捐赠证书，对他的无私捐赠表示衷心感谢。

今年65岁的韩中清是农民出身，知名乡土诗人。数十年来，他笔耕不辍，在各大报刊发表作品千余篇，并在全国各种文学创作比赛中获得大小奖项40余项。

据沧州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刘淑珍介绍，此次捐赠包括韩中清个人存留45年的25本全国知名报纸新闻剪报，以及刊登其诗词作品的40余本杂志和20多部典籍，丰富了馆藏资源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优质“精神食粮”。韩中清说：“将我的作品存放在图书馆最放心、最安全，保存时间最长久。”

读书一得

我和冯老师是去年才认识的。

记得那是一个晚秋晴朗的午后，我像往常一样，沿着体育场外围的环形甬路散步。当走到东南角青少年活动中心时，忽见楼外有一位女士正坐在椅子上读书。她看上去40岁左右，上身穿暗红色花外套，下身穿咖啡色厚长裙，给人一种端庄贤淑的感觉。

我无意朝那本书本望去，但见封面上赫然印着“诗经”二字，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。因为近几年自己一直在跟《诗经》打交道，俨然成了难舍难分的“朋友”。

“你也喜欢《诗经》吗？”我上前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是啊。”她扬起头轻轻答了一声，眼神中好像有点疑惑，还有点惊喜。

“我在审批局上班，平时也爱读《诗经》。你是怎么喜欢上《诗经》的？”我一边自我介绍，一边饶有兴致地问道。

“我在青少年活动中心上班。这不，单位领导让编一本适合青少年学习的《诗经》读本，我才开始学的。都说《诗经》是河间的名片，但我对这张名片懂得太少啦。看样子，您对《诗经》一定有研究，有些问题我还搞不大清楚，正

诗经故里聚诗友

韩爱华

想找人问问呢！”

“谈不上有研究。不过这几年跟着董杰老师学了一些，有个大概的了解吧。《诗经》确实是一本很好的书。”我于是给她讲起了《诗经》的文化和美学价值、《诗经》的创作过程，以及《诗经》与河间的渊源。

她听得很入神，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或阐述自己的见解。我们就这样越聊越多，渐渐熟悉了。她告诉我，她姓冯。

“你们在哪里讲课啊？我可以去听吗？”

“我们《诗经》大讲堂，经常去学校、企业、乡村、社区讲课，董杰老师是主讲，我有时也讲一讲。另外，每周日下午3点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课，面向社会公众开放。只要是对《诗经》感兴趣的，都可以去听。”

过了几天，冯老师真的来文明实践中心听课了，并且带了纸笔，边听边记，学得很认真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她又问了我一些问题，还让我为她推荐一本学习《诗经》的参考书。

现在市场上关于《诗经》的书很多，经过一番斟酌，我选择了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诗经诵读本》。这

本书是经过知名专家审定的，有一定的权威性。另外，这本书通篇配有注音、插图和简单的解释，比较便于阅读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冯老师打来电话，让我在网上为她购买10册《诗经诵读本》。我说：“怎么买这么多啊？”她说：“我们家族有一位叔叔，听说我在《诗经》大讲堂学习非常高兴，愿意自己掏钱买10册，送给喜欢学《诗经》的人，算是为弘扬家乡的诗经文化出一份力。”

如今，10册《诗经诵读本》已经到货，并且全部发放完毕。在每一次发放过程中，我都要向学员们提及这位爱心人士。《诗经》中经常出现“君子”一词，意思是德行、有修养的人，我觉得冯老师和她的这位叔叔都称得上。

回想起来，自己学《诗经》、讲《诗经》也有好几年头了。说实话，近几年我确实感到很快活。这不仅缘于《诗经》本身，也缘于因《诗经》结识的不少好朋友。



“泊头桑榭”杯·全民读书大赛

征文邮箱：857171805@qq.com
电话：0317-3155702
演讲、视频邮箱：hxyxsx@163.com
电话：15131760069